

儀鄭堂殘彙一



830943

儀 殘

鄭 燾

堂

爾 琢



稼山少穎悟讀書過目能誦治說文精文選理好  
爲濼沈孳究之學其詩文嘔心刻腎不求新異絕  
無陳言皆卓然可傳者嘗受知於當代鉅公訖無  
所就然性不檢行或盪中爲仇家所中盡傾其家  
去其衣巾陷之縲紲之中久之事得白無所歸益  
落魄誕僻僦舍於楓江之上破屋一廬如牛欄馬  
廄不足蔽風雨鶉衣藍縷溼突不炊往往絕食室  
中無几閣位置筆硯所作詩文隨手散棄滿地卒  
窮餓以死其族人麗堂於朽爛不可收拾之中檢

儀鄭堂殘彙序

一

得其儀鄭堂詩文殘彙一冊寄余首尾斷缺大抵  
皆丁亥以前所作因致蔣澹懷刪定之而蔣君又  
旅死京師此彙何從詰之嗚呼天之以以成就其  
藝能而妬及身後之片紙隻字耶方之古人青藤  
次榭俱遭奇厄皆能傳其文章而稼山之窮十倍  
於二子彼蒼蒼者何可問之兒子鼎於殘彙中錄  
其文十二篇詩七十五首僅而有存因分爲兩卷  
刻而傳之當有論之者稼山名埭吳縣人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十二月上海徐渭仁書

儀鄭堂殘臺卷一

重修尹山橋記

代

吳縣曹培稼山

道光六年行海運明年元和令何君士祁請以經費之羨脩復邑之尹山橋橋在葑門外十八里以尹山名綫石緼貫往來坦乘毗隸賈僉挈攜登降漕艘輜軒水浮陸輦自明天順建橋以來數百年便于民矣道光三年夏大潦噎湑不瀉鑄豕礎石日隕月圯以至大壓涂子舟人咸用險患有司懼

儀鄭堂殘臺卷一

一

費不訾一不省問何君任邑之二年見而卹焉頃以狀聞余卽檄下使復舊規以爲民適迺召匠作計力役撞石秘鐵排槎鍛灰庸善估謹往來復其扶欄際橋兩趾爲甕高幾丈餘廣幾尺餘東西長幾丈爲夫幾人糜金錢幾兩始七年四月及八月撫棧朽墜一已絕手礎鬪枋平視舊更飭仍名尹山者以曩有而圯從其朔也何令請爲樂石之文不沒其事余惟火覲道第有司之職事如此然子厚有言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其事由于

賢者推是類也可以從乎政矣是役也更不倦劬民無勸迫行者止者樂蹈曩利於庠海運之始或方幸費之不給議持短長于後詎意有餘羨且爲地方興廢墜也如今日必因民之力然後有作是橋不幾重困民哉余故樂書其事刻石道右以永行人之思且告海運之德於官民也

閒園圖記

代

規地於郡之木蘭堂左隅積土石爲山植古木松檜雜樹以亭榭界之爲一畝之園蓋郡之舊有也

儀鄭堂殘藁卷一

二

園之興廢不一道光丙戌今浙江按察使鄂州陳公鑾來守是邦慮辨于未萌之始教行於無訟之前政成期月民乃大蘇乃損俸緡申命修葺就勢取景翦闢排窳窪者爲池高者以石亭之後受以軒左右翼以別院雜蒔花藥養食禽鶴面亭左爲樓氣象澄鮮光景宵異四時明晦其狀萬變古樹數十章如遇知已濯然有異于昔公易其榜日閒園爲政之暇與有性情能文章者游詠其間洵能發舒心意澤悅精神矣是時余宰吳縣以屬吏言

事得見公于斯園羣言之首非所克堪既而公擢  
觀察去余于庚寅冬自淮量移此郡初又未暇履  
其園也而客有私問于余曰古者事簡訟清故韋  
白得以政成無事今郡于古爲赤緊 朝廷詢求  
良吏方寄以九邑之民年勞者遷矯虔者黜賢者  
於此顧欲以閒自處邪於是某申言其義曰天下  
莫勞于心而身次之曷言乎心之勞內有喜怒哀  
樂以搖其精外有窮通得喪以蕩其欲晝之所思  
夜役于寤故心勞爲甚至於身則有向晦飲食以

爲宴樂風雨霜雪以節游止然而黼黻勞于朝甲  
胄勞于野士勞于功名商賈勞于關市農工勞于  
耒耜版築婦人女子勞于酒漿巾帨心之所欲身  
起而營之身之所營心從而逐之天下惡覩有閒  
者蓋君子之所謂閒在乎情而非逐乎蹟也九邑  
萬井迭至以役吾視簿書期會環來以耗吾神然  
而吾心之間自在焉譬之鑑然妍媸具別而本體  
則靜譬諸水然波鱗萬狀而湛澈不改書曰作德  
心逸日休豈僅嬉遊宴樂之謂哉雖然某于此則

不能無媿焉承乏以來未遑百務眠其氓之夸信俗之康艾方瑁瑁在抱慮蹈詩人胡顏之譏且淫潦爲災民氣不靖衣食未足思有裕之禮讓未興思有型之雀鼠未消思有平之澆漓日啟思有厚之自守茲郡日坐堂皇能不矯枉而過正乎能不因噎而廢食乎吾所違眾者不爲荆公之怙過乎吾所從眾者不爲蘇氏之模稜乎未嘗一日求聞猶懼有害于民而況敢以自佚乎故蒞郡以來自非聽訟饗賓雖陽春假日乃不得開櫺拓幔巡廊

儀鄭堂殘彙卷一

四

涉屺少求頃刻之逸於此園也故園雖近築而亭軒宋稅已見彫剝亦未敢施丹雘之工唐陳寬爲陽翟令作穎亭記曰匠氏退有後言當敏樹政毋敏樹亭夫敏樹政某則何敢毋敏樹亭庶幾可對匠氏與園中爲樓一曰春雨宋淳祐初應繇作春雨堂記疑卽此也今樓上祀宋范文正公聽雨則幽眺遠則暢也樓下有陳榻二字前守陳公所書供賓客宴集之所友賢也樓之北有堂三楹曰思

賢舊曰三賢堂以祀唐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宋

洪遵益以唐王仲舒宋范仲淹因改今名俾來者  
景行前修於以仰止也堂面南熾蓄隙地雜樹花  
果天采貞萋其下方沼積水則亭瀟潔深然或鏡  
智或澄行也堂之西有軒三楹傍西西夾室兩楹  
曰佩章予以讀書式古訓也入門東虵行爲亭者  
一從獵橫獵列援編梠養鶴二鵠二所以澡志雪  
神爲觀游者之藉也其後有廊廡二植竹百餘个  
以勵節也天闕勝景待其人發之此園之大略也  
郡治舊有圃有池光東西亭白檜敞野瞻儀凝香  
諸蹟徙廢不可攷可攷者都具舊記道光壬辰二  
月命吳縣曹君伯英繪圖而自爲記之左方

與寶玉芝書

嘗讀淮南子曰桑葉落長年悲春水碧秋士思然  
後歎三代下人均有感慨所謂太上當在庖炎僕  
本愧人早嬰羸疾堂堂去我驚耀靈之疾馳鼎鼎  
華年歎元髮之變故青春受謝花皆寓愁皓影娟  
來月亦若愧天上差樂人間可哀自幼如此不知  
何故中年以後尤於死生契闊之間未能自己弔

隣姝之喪不嫌非親聞蒿里之歌卽停春相彼非同體誼乖戚恩猶且情往會悲代其實涕何圖今日乃在親知入春數日遽聞彭甘亭先生之喪賦悼彌禴至於輟業夏秋之交舅氏秦小峴少寇執友劉芙初編修婦翁秦楞香大令數月之間後先俱逝啜其泣矣何痛如之自傷寒賤上交不多所賴親朋長其聲價使卽德音時至惠問川流猶以一日不見采葛爲勞千里相思刻期命駕何況誦山邱之句已欲失聲記腹痛之言不幸踐諾乎僕

少耽側豔尤嗜變徵聽烏烏之曼音頓足遙和彈振振之銀甲停路凝思甘州八聲思翻羌謚普黎一曲技癢鈎絃綺障旣淡轉移無術所以顧曲多誤人擬周郎陶寫此心竊比謝傅也今則呈枯亭之竹頓觸山陽鼓鳴廉之微起嗟中散棄損所好及茲十旬其爲慘戚尙待言哉蠖伏以來削蹟不出冀有造作以攄哀衷無如喉衿哽咽艱於發端淒泣漉思愧無長筆自愧慧業幼不如人近以乖情夏乏神致嗟乎犬馬之齒二十有二較請纓之

歲已瘡古人距就木之年不覺半過病能驅壽憂  
來傷人如是數年竊恐朝露自分微賤誰卦齒牙  
則此戚懷又屬吾子涂路甚局百里非遙當謀租  
舟來敘勞結

上鄭夢白都轉先生書

景星瞻嶽十年於茲袞蘿分懸莫申欽挹恭惟執  
事下交縞紵俯念飢寒蒙汝南之題評被廬陵之  
品目固已榮叨鄭幄慶藉膺門矣節貳威嚴不敢  
屢謁用排目論以冀高聽伏聞執事哀乾嘉之詩

儀鄭堂殘藁卷一

七

輯正聲之集文章際會千載一時凡方聞嚮學之  
儒有不跛踵延頸以先覩爲快者乎某旣慶遭逢  
彌用自壯竊以詩雖一技道賢自成毋分門戶之  
覓斯有獨絕之詣原其所蔽厥有四焉鄉曲儻猷  
見聞仄陋握管無儔問字莫屬河梁道別千手雷  
同牀簞賦亾萬言忝俗別裁一集奉爲津梁秋風  
七言歎曰觀止鮒魚溟白疑畫角爲魯焉香麝擣  
塵驚摩支爲蠻語雞聲十字非溫岐之獨到也而  
舉俗傾心韓碑一篇非義山之絕唱也而百爾低

首眎分正始流別唐初芟別史爲無謂等英華爲  
自鄙是謂向聲貴耳賤目其蔽一也其次約敕自  
好寸咫不踰裁畢曜之小詩效李紳之短幅空堦  
夜雨歎爲水部再生高樹夕陽卽曰輞川竝世一  
旦假以千文使注六合名篇疏事無從便欲閤筆  
是猶亂頭麤服驚爲絕世之粧元酒太羹誣以美  
回之味形文五色之弗信綠衣三百之謂何昔人  
有言絢爛之後歸於平淡若未嘗絢爛何遑平淡  
乎是謂艱澁文其淺陋其蔽二也其次蟲食衣冠

獮祭鯉鮪桐花柳葉點竄竝世之文疏景暗香活  
剝無名之句竊絲弱於魯臧息靈而逃求柴胡於  
黍陰邾車以載過高唐者效綿駒之謳游睢渙者  
學藻績之采詩成命題之先牙拾前人之慧豈知  
輿服之假久必見還溝澮之盈涸可立待降爲剽  
賊所由貽譏於昌黎旁採探囊不免指瑕於劉勰  
是謂掠美無異相翔其蔽三也其次鼻祖兩漢濫  
觴七家奉十九首爲正宗卑卅六體爲俳語間有  
妍麗之作定屬外篇恥言累德之辭目爲別子麤

識選體開卷無非禪詩略涉名家弁首必以樂府  
意主綢直語先人倫無病而呻有事爲幸續來日  
之大難抱傾天之至愚江湖而言魏闕丈室而談  
九游拾安石之碎金丐少陵之賸馥歛歛無與於  
中哀樂不由於性是爲虛噶有聲無詞其蔽四也  
總此四端欲明絕業難矣正隆之間作者可數文  
慤旣沒各張一軍東南諸公頗掩曩哲璞庵藏園  
穉存仲則以堂堂之敵正正之旗蔚爲辭宗無可  
遺議餘如倉山春融紫峴鷗北籜石簡民少鶴石

桐筠雲瓶水芙蓉青芷荔裳謨觴雖五色眩曜正  
間不分八音齊聲正鄭不別然皆獨來獨往要歸  
心靈自成一家之言直入古人之室而聽者未嘗  
駭爲不倫或掩耳而疾馳或唾面而不顧豈知史  
公名山之製自有千秋揚雲太元之文遠期後世  
太守屠琴塢先生明經趙良甫閒與商榷所見略  
同敢望龍門大發狂吠冀賜發覆以啟顛蒙附呈  
五言四章竝奉采覽承索拙集容寫潔本另塵鄧  
觴有作妄思見荅於香山宛陵小詩願借片言於

永未輕干斧鉞書不宣心千萬禔躬爲

國自愛

王井未嗣正堂二集詩序

夫虎鹽鮮醬不如谷董之湔腸濫脅號鐘未若昭  
虞之悅耳豈非性醪常饌數見擊鮮陶匏舊音端  
冕倦聽乎夫陳陳可厭在物猶然矧以歌詩獨無  
通變彼河梁五字遠別騷裁仲容百篇不沿魏采  
六朝以降壁壘一新隨變雜施斯涂大廣立乎今  
日託體椎輪陳義雖高去眞愈遠間持此論私屬  
同人吳下諸君寥寥作者今讀王君井叔之詩而

馱然慰矣井未夙湔庭語幼異通眉士遂乃得臣  
筆超宗殊有鳳毛五文裹回九光傲倨靈書八會  
用佐繡帑雲笈七籤亦歸鏤裝以至顯陵墜簡黃  
石內書凡益心靈莫不棟樑故其初集翹然輩中  
分其殘膏足丐餘子特以揚雄悔其少作士安有  
待將來猶謙不自是也今復錄戊寅以後之詩凡  
若干卷授余讀之瓏玲其聲藻績其采顧瞻初集  
則又進矣一日愍期集者悼前夫人黃氏作也磨  
蝎命宮龍漢小劫奉倩軫念于熨涼溫尉傷心於

輕鬢明河絡角愴寶帳之無言涼月窺檐認脩眉  
之殘影鹵陵松柏無非綢恨之枝東海桑田猶有  
未銜之木憂端棖至戚緒紛來所謂將墜之葉無  
假烈風欲隕之涕不煩哀痛乎自有誅亾以來斯  
爲觀止矣然而歌能蕩魄憂欲損年良朋以盛憲  
是規至戚以崔駟爲戒於是碎雍門之珠柱鼓雲  
和之春聲假日登廬山川延其平眺良宵舉權星  
月鬯其鬱懷此蠲憂一集所由繼倫歟無如婦服  
初除鬱伊善感強爲破涕之笑終蓄愀愴之思迨

儀鄭堂殘藁卷一

十一

以湘弦命篇而詩迺大變矣湘弦閣者後夫人吾  
季妹之棲止也溫嶠重昏高柔耽翫玉臺明鏡笑  
注雙波雪壁捶琴風吹儷影斑管一牀金釭二等  
催燒絳蠟豔寫眉圖分倚綠篝閑繅栗典搨膝王  
之宮筆蛺蝶非驚續子雲之外篇鴛鴦無野是又  
瑤裝作序玉臺命篇無其豔也自茲以後則曰題  
襟集題禴者南城曾公賓谷前都運淮南所署館  
名也辛巳之歲大令陳頤道先生後公十年作宰

茲土君時爲過江之游越歲壬午會公以劉晏物

望重領度支君以郗氏多才復佐溫幕琴心酒德  
人忘厲公送袞推衿雅有曩日所謂題衿後集也  
當其水宿聽雨繡被溫香當關侵晨白衣搖舫一  
圍汴水牽冶柳而感心十畝雷塘拾落英而賈涕  
長圖大念古抱今情以流連時物之思發揉弄景  
光之作靡不詞妍響淒心受魂悅焉詩凡四變境  
亦屢遷寫其悲愉咸能極筆古之妍手復曷過之  
自媿忝膺屬有誣諉譬持布鼓無當于雷門竊願  
引喙以斯爲先路若謂太冲作賦得皇甫而竝傳  
敬禮小文待陳思而後定請俟拙集之成卽以此  
當左券也

陳雲伯先生頤道堂總序

吾師頤道先生示某頤道詩選二十卷續集若干  
卷秣陵集六卷某旣卒讀遂命序言星辰自昭管  
蠡何當仰承寵逮不知所言竊惟先生標舉騷正  
主盟敦槃韋弦問字贅徧寰寓袞蘿惻交分投宙  
合尹焯以志養娛親任延本經術治吏華離所仰  
茲不贅云敢略老生之談獨論藏山之製尋繹句

怡中晚境殊內頌于心厥有六義曰新曰豔先生  
之少年作也曰靜曰適先生之近歲作也而暉麗  
萬有棟椽一心則又曰眞曰大焉昔蕭子顯曰文  
無新變不能代雄陳陳相因通方所詰先生剪裁  
古疋斷限今文體妙羣書譬夫昭虞習奏繼操陽  
春耀靈忽來爽情冥夜後有奮起者其先生之風  
乎則其新之不可及也由質趨文視乎運會去華  
適裸斷非人情楚豔漢侈勢有必至先生歐絲抽  
祕貳費騁妍蛾眉悅魂眾嫵蕩目如玉妃畫樓諸  
作遠迹崇情回腸盪氣難其庸峭無妨連犴陳芳  
國中五銖黼帳采眞鄉裏三礪玉鑪高才苑其鴻  
裁童蒙拾其香草彥和之言斯集能副則其豔之  
不可及也游縵川者不作牽蘿之想習勞波者未  
知止水之觀斯欲兼長豈非健筆先生寒冰澡神  
冷汰結質味辨江水志絜秋雯自宰韓江益臻夔  
遠煙鬟吐月白雲過其中峰松翠收霞晴雪明其  
棲羽太粲一碧纖塵不生華嚴九霄彈指卽現擬  
其詩境庶幾然乎則其靜之不可及也鈞華之輩

結習聲書尺間之徒矜爲庾語性靈偏好旨趣已乖先生花縣就封菱謳入寤無病黎之句牽種秫之情有概於中卽流於筆真君子之辯慧驚少陵之如神不假覃思自無觸諱文園雋語非人間來記室超詞有煙霄意六轡沃若一塵不驚則其適之不可及也性之旣至語無汎施情若有餘辭不險窳古人所貴直舉胷情非芻詩史也先生擲之益淡室之愈摯攀髯誌痛陟岵銜哀杜篤誅吳陸機弔傅南朝麗矚士女濬其奇懷西冷故鄉山川

肩其古涕夏孝若乍蔚乍幽謝安石一哀一樂有來斯應每不能已則其真之不可及也公幹著論猶曰偏人伯起能言尙稱小技求其具體代無數公先生識大識小亦醇亦肆橫翔捷出力厚思精鄭夾漈之玉笈五十八籤卜商氏之金繩百二十國小則羸松劉石毛舉於百番甚而亞細睿方牢籠乎兩戒備昭代之史才作有聲之畫苑嚴滄浪所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方之作者無媿代興則其大之不可及也某素仰師資略窺富美竊條品

日妄測高淡哲嗣孟楷通守跨竈豔稱貽斧興歎  
眉山父子橫絕一時以某近附青藍異於檇杌間  
共商權意製無詭昔少遊謂叔黨曰先生之文吾  
能言之子能繼之請援斯語竝質孟楷以慶所遭  
非敢曰序

高樗僊玉壺買春軒樂府序

嗚呼天下傷心之致多矣於時爲秋在日爲夜爲  
月榭之筵爲嚴城之鼓爲空庭之脫葉爲斷垣之  
寒蛩睽逸空以神心觸古悲以淚滋哽咽喉衿難

攄簡素故欲曲折達意庶幾倚聲能之 國朝以

來側帽長蘆成極其詣後之君子引商刻羽度合

芴分非不秩然森然以嚴矩矱然而真靈無與哀

樂不存徒累訖費之辭未極遠姚之韻今讀樗仙

先生玉壺買春軒詞而快然矣先生歿採羣疋不

囿一家海以大之有蘇淵以沈之有張濤以雄之

有稼軒平以遠之有竹屋澱紋蜃氣以綺之有夢

窗纏綿菀結以赴之有石帚冷汰眾製煦以鮮華

芬芳百家自成馨逸泊焉無朕潭而不流如彼秦

尊是生澹如彼幽籥是生希如彼空梁是生幽如  
彼銑溪瓊岳是生澀故言其連狝則雜組之成錦  
庸峭則寒鏡之素夜委婉則細石之凌亂雋蓄則  
哀澗之鳴湍神韻則美人之遲來慨弔則良朋之  
孤往牢騷離別之際裴回死生之間直舉胷情非  
有依傍納蘭秀水以來斯爲造極矣而世之作者  
段六義爲萱蘇飾五言爲羔雁公宴之什削鄴竹  
而未窮述德之篇燔秦坑而倍室蟬簡鬻翰知慧  
消沈年運未徂哀烟已滅識者惛然閔之矣樗仙

爲觀簪芾堂先生令兄五陵裘馬歆羨迭呈樗仙  
乃能刊落世紛無求獎飾掄竿蘆倚誅茆楓江晨  
景汎晴文成荇藻夕魄流素寒擁鷺儵有蕭寥孤  
寄之旨發幽篋獨造之響故能述昭藐之情奏鏗  
鏘之節所謂傷心之致難以攄寫者皆欲千折百  
回以赴聲律焉僕少耽斯業忍俊不禁雍門揮絃  
感其曼聲自然霞涕桓君撫柱悲其促節倍用愴  
懷亦思早辨掇鞬相從菱浦鳴榔應晚隔柳隄以  
見招橫竹呼秋款柴扉而奮唱攬景驅墨寫懷命

賤波路相尋懼謳互發君膏圭塘欵乃之集僕賡  
蘋洲漁筮之謔弁諸右方卽爲左券

愍言 悼亡婦作

天上差樂人間可哀每悼稚君輒役魂  
縻忽滅而醒髣髴在庭執手欲言追逐  
無跡白月不語長天斷魂痛同穴之無  
期禱僊山而莫應望空遙拜灑淚致辭

靈游兮何之枉渚兮瀾毗胡九死之不悔委厥美  
而歷茲靈游兮要眇彷彿兮雲之表氣若蘭兮不

儀鄭堂歲暮卷一

七

嘯以獻靈遊兮不歸焱遠舉兮儻徊羌前勝兮致  
詞鬢如蠶兮微覩魂遊兮陴側翳九淵兮仰不見  
日土伯兮威稜鬼拳汝兮薦棘吁嗟靈兮何極靈  
兮歸來芑輿禳些胡繩襍些文穀鞋些金搖冠些  
霓丹霞駁耀日兩些雜珮飛瑤凌風翔些靈兮歸  
來服以戲些辛楣芝房歷盤鼓些左簾右笙振簫  
管些羅袂華裳耀雙翹些鳧沒鴻翥縱輕體些元  
眉鉛華眇流光些日東月西迅形景些雜英珍禽  
無春夏此靈兮歸來其樂清些參牒牛蘋鬻切縷

些吳羹楚鴈糝酸甘些山膚芍醬丹塵筵些翠尊  
彫壘藉芳蓀些瓊漿蜜酌耐錯該些消陰息陽期  
千秋些靈兮歸來以和神些亂曰靈兮歸來遭余  
步兮珊珊木芙蓉兮硃碗攀毋淫滯兮摧殘鱗薄  
者兮雁斃羹臍以鳧鶴兮滌以蘭英我不樂此人  
間兮誓從遊兮玉清

游橫山記

無錫以二泉著名故春秋言勝地者專屬惠山自  
惠山之南過五里湖有橫山者里人不知登逸客

儀鄭堂藏書卷一

六

不知訪焉雖楓植宋代見於光緒之文亭以松名  
傳自呂質之句特以年運旣往勝遊亦殊嶮峭諸  
峰無過問者壬午七月余寓外家遂以假日褰札  
命儔城南廡中百錢租駟帶笠周身竝轡出郭形  
形赤日覆如火然祁祁白雲怪現鱗影童梁七寸  
鋪菜未黃銀茄一畦隔離純白游談旁及流連無  
方不及半時已抵山麓白楊葉響指是偃王之墳  
青蒿尺淡中有蕭郎之宅聯騎歎息遂至山半少  
憩焉藤蘿帳合杉櫺荆披翳隱蔽天荒綠匝地鳴

蝟惜惜千樹百樹暗蛩唧遙岡近岡雖非巖壑  
之殊亦無縫鑿之險仰見怖鴿知有琳宮窗扇洞  
開縹碧隱見不辭登頓跼步匡巔蓬顆千盤草路  
百織碌礪落滑危磴蔓文不受馬蹏忽踏其上眾  
遂舍策振舄而登幾折向東遂至古刹雅多白頂  
渣渣呪人松皆直枝落落笑笑客旁有石沼清可鑿  
形琤琮之聲與地籟相舍無風而唵自成簧韻寺  
後一閣署曰雪浪東望太湖橫覽可盡幾葉颿影  
連雲外馳百里湖光回瀾東邁絲柳瑟瑟已作秋

聲金風蕭蕭漸有涼意黃冠數輩猗猗惱人時來  
嘈嘈訊問居止苦薜半盃聊解渴懷甘菱滿盤愛  
食新味兒樓欄之鶴妄談僊經聞墓門之鴉遂說  
鬼事密坐促鳥狂吟墊巾當此之時無時榮之入  
懷有買山之遐想矣然而歡悰未畢戚緒繼來余  
以明日將歸吳門張君伯微過君沖之又竝客姑  
孰棲遲無定搏沙靡常明年此時知又何處秋蒂  
已絕墜雨邈然然後知今日之游未易再得也兩  
君感喟竝賦新詩余遂作記以貽兩君卽以前馬

道光旃蒙作噩中元後三日

記福建知縣事

張伯微自閩中歸言有某知縣者不詳何時人言其少孤事母孝好爲詩古文母宦家女見伯微兄弟多以時文進取勛其尚事帖括遂以舉人出爲福建知縣束身謹退不好與同官持短長故上官不以爲能需次十年不得攝一縣事丁母憂服闕復至福建補某縣縣故難治吏民狡黠好訐去其官知縣至一意奮勵求所以得民者一日見有

囚繫於庭詢之吏以負緩徵對曰緩徵 朝廷所以紓民力也今復繫之而鞭責之豈 朝廷嘉惠

斯民之意哉釋之於是遠近聞者皆曰公德與彼豈獨遺于我也有富人施某好獵家藏鳥鎗十餘桿讐之者僞爲書印告其將變株蔓數百人知縣易服出凡三晝夜盡得其實歸皆釋之亦不問告者之誣曰使若自媿數百人咸泣於堂下曰公生我遂有名其子公生者而上官聞之滋不悅坐是

十年不得調民亦不欲其去最後巡撫某公察其

賢欲以年勞遷其官未及奏而巡撫去未一月新  
巡撫以知縣任性乖張輿情不協革職知縣狀貌  
短小鬣鬣多髭不好言笑而性情和易

榮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前兵部左侍郎總  
督倉場戶部侍郎致仕無錫秦公神道

碑銘 代

故刑部侍郎致仕無錫秦公既葬之五年某縣某  
來江蘇公孫昌煜始奉公遺以埏道文乞某且曰  
公有逸事銘狀未具今宜勿墜逾月某乃最其大

儀鄭堂殘藁卷一

三

者揭之阡曰 聖祖仁皇帝十八年開鴻詞科時

與睢州湯文正公同舉以進士改編修官至左諭  
德學者稱蒼峴先生是爲公高祖官給事中以理  
學事 世宗憲皇帝學者稱南沙先生是爲公會  
從祖進士及第仕至刑部尙書太子太保謚文恭  
以道德文章伏一世是爲公從祖公丕嗣前德自  
其幼時耳接目見不離訓誥故所樹善不學而能  
公諱瀛字凌蒼號小峴晚歲又號遂庵自元至

國朝世爲無錫人中乾隆甲午順天鄉試丙申

純皇帝東巡獻賦行在賜中書公子內閣以中書  
遷侍讀爲軍機章京於外歷溫處道杭嘉湖道浙  
江湖南廣東按察使于九卿爲光祿寺卿少卿太  
常寺卿于都察院爲左副都御史于府尹爲順天  
府于六部爲戶部郎中累官兵部刑部工部倉場  
左右侍郎終刑部侍郎又嘗知會試貢舉故事非  
進士出身不命公以舉人異數也凡仕中外三十  
四年以按察使刑部最久而其軼公孫昌煜所能  
述者在浙江有海昌民奴婢有故殺夫以坐主人

儀鄭堂殘彙卷一

三

主人畏刑誣服讞已定到臬使自訟其冤公良久  
視得其迹指一人曰汝殺其人賊辯公曰吾視七  
人坐于庭五人感頰汝獨與婦色善是汝殺明也  
按覆具伏又溫州民磔死厓箒間以疑似捕劉玉  
于獄廉得其實出玉死罪又平反池聖功蔡長興  
江乙非盜及調湖南如浙治他日在廣東有商林  
伍者盜扳與謀公案婁省其冤時行臺省先入偏  
言久不決公數爭會擢浙江布政使述職還朝  
改讞臨刑囚呼曰假使秦按察在伍不宜死蓋公

少時逮侍大寇大寇在刑部神明其際嘗引楊子  
先春後秋誥子孫故公出爲提刑能決滯獄用意  
至到某聞且歎曰此 睿皇帝所以竦意嚮用始  
終以刑讞倚公也昌煜又說在刑部不可於眾先  
是四方牘至一聽佐吏按條律無所裁損公過不  
可輒爭嘗以次紙爲疏言凡十餘事當時雖廷議  
不隨及去位數年刑部歲更條例上諸 天子報  
可者於公之策十用其四五而公自以身爲大臣  
諸有計畫於上前者皆不足道故子孫不能盡聞  
在部數年不露威采無方無圓以直與法嘉慶庚  
午以年至乞致仕 上不聽又婁以視聽昏錯請

上始優詔許告於虜公之學未見所止其見於  
世者僅僅試其一二公之心不足也自諭德公下  
皆服儒有聲曾祖諱實然祖諱春田考諱鴻鈞皆  
贈如公官妣徐氏崑山大司寇健庵先生孫女封  
一品夫人妻朱氏亦封夫人先公卒子三某某細  
武爲江西彭澤縣孫七某某昌煜廩貢生負時名  
曾孫三以道光元年六月卒于家明年葬于城西

北之瀉蕩橋所著有小峴山人詩文集四十二卷  
無錫金匱縣志己未詞科錄等書公生平無纖毫  
失德初官中書軍機缺人 天子使宰相擇材者  
一時競馳宰相門自言所能公獨默無一言明日  
宰相以公入軍機房又嘗貢太學貧不自存有權  
貴藉藉中外出其門者多有恩意或風宜往貶須  
臾之道不難求合公笑應之卒不去二者于公生  
平爲不足述以狀不詳附書功緒壽年與語士大  
夫間者不重出書銘曰

儀鄭堂殘藁卷一

四

公以古文震於時朝壅者德公爲籀詞嗟我先人  
之窳也公實刻幽告史氏迺弗憇余亦託以死余  
懼不克測公志伐石以報公之知

國子監生無錫薛君墓誌銘

自國家以制科取士限以八股文而天下湛博絕  
麗之才皆無以自見卽有之亦必少年早達功名  
足以副之而窮巷之士迫於飢寒又牽于三年一  
試之苦其所爲文或未必工工亦未能多作及其  
幾成天又遽速之死俛卽數十年泯焉無聞如吾

執友薛懋軒者良足唏矣君諱熙載號懋軒世爲無錫人祖諱科聯乾隆癸酉舉人辛巳進士貴非安南縣知縣考諱鳳楨附貢生安徽候補州同知其先系別見余所爲安南君志君年舞勺卽輸資爲國學生十赴省試不利所著有文集二卷詩集六卷制藝四卷樂府三卷讀禮通考正誤一卷廿三史論略若干卷未及成而君歿余觀君之所作不爲俗豔遣意命辭自抒機軸儼乎古之作者斯亦足以傳矣惜乎君以布衣終也或曰 本朝如

歸元恭侯朝宗獨非布衣乎不知歸侯生於勝國而遇 盛朝鼎新之初大鑄羣士命開史館將以懿告萬世下隩幽區罔不以才自見矧歸侯之語言文章又足以取信于世哉今天下晏然文章非經國則筐笈無尺書草茅之事旣非政事之得言又無佚聞之可記視當日固已懸絕乃欲強爲呻吟此必不能卽有觸于境會而增歎案欲亦徒以不得志于有司耳非有國家得失之可言也於慮尋行數墨後世旣不足以資考究而當日又未爲

賢豪之所知其知者亦不盡海內之選此所以必不能傳傳亦必不能久君向館于吾戚吳晨夕過從無間君時爲論略一書結撰慘澹莖髻欲枯每積寸必呼快讀余笑曰今之劉子元也君亦謂余六書證學爲今之徐楚金當是時兩人相得極天下之榮遇不能換吾一言得連城之尺璧不能換吾一息於庠余少君三十九歲能爲楚金否及是可勉而君則已矣君娶于某子一康安讀書能嗣君業女二側出未字君生乾隆戊子卒于道光乙

酉得年五十有八明年其孤將葬君于僊女墩祖塋貽書求銘且曰先君子好善某年大飢盡散家財以活人鄉人至今歸德又有周急戚鄰一事孤幼不得其詳又曰王母病不弛七服者一百七日卒不起苦古十有七月未嘗履闕精神實悴與淚俱枯余詢邑人及君兄弟皆曰良然然則余忍不銘

爲制舉文而有司不聞爲古文辭而天下莫知謂君爲孝弟忠信世且不重夫裏行如是而君宜壽

而康天又遽降之殃嗟夫嗟夫君之命乎嗟夫嗟  
夫獨君也乎

儀鄭堂殘彙卷一終

儀鄭堂殘彙卷一

七



共三本